

這一頁
本該屬於

你

癡癡的

等了許久

卻

未見

你的宅

的踪跡

不過

我們仍然保留這頁

空白

等待

等待你

等待你的宅

來年

蘇妮

留上蘇



·本文會刊於純文學，經本院作者同意，特予轉載。

序說

蘇妮在我下班前十分鐘打電話告訴我她得了「白血球過多症」。
別開玩笑吧。我說。

她縱聲大笑一陣後掛斷了電話。

十分鐘後當我走下辦公大樓，蘇妮已站在樓前廣場上那座造型頗為奇特的噴水池旁。南風吹拂著，細碎斜墜的水珠，篩成一

足足匹練般的白紗，襯著她柔長的髮絲如柳絮飄飛在落日餘暉中。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關切地握住她的手問。

我不是已在電話中告訴你，我得了白血球過多的病。她平靜的說。

那不是「血癌」嗎？

大夫沒說，但我想大概是吧。

徹底檢查過了？

嗯。

在那裏檢查的？

順天防癌中心。

會不會是誤診？

不可能吧，好幾位大夫會診的。

大夫怎麼說？

要住院。

那就住院嘛。
我才不。
爲什麼呢？
吃藥打針還不是枉費，我何必。
那你想怎麼辦？
等死。她很坦然，臉上毫無表情。

那天

黑雲一塊塊群聚在低空賽跑。風雨欲來。
我叫蘇妮，請指教。先生貴姓？
杜。

杜先生，敬你一杯。
這位先生呢？

林，雙木林。
林先生，敬你一杯。
都從臺中來？

可以這樣說，不過林先生剛由日本回來。
哦，我們這兒也經常有日本觀光客來呢。

在日本我就聽說草屯「金馬車」的大名，今天，特地來的。林說。
謝謝你來捧場。蘇妮說：林先生在日本做生意？

不，讀書，乘著暑假回來探望家人。

噢——是個高級知識份子，難怪看起來文質彬彬的。
不敢當。林謙虛一番說。

蘇妮是你的藝名？我覺得奇怪，這樣樸素的名字，不像風塵女人習用的藝名。
不是，是本名。

喏，很少有女孩子在這種場合以真名實姓露臉呢。林顯得有點意外地接著：蘇小姐府上哪裏？
北平。

難怪國語說得這樣標準。我說：怎麼來這種地方？
她回我一絲一言難盡的苦笑。

不便說？

爲什麼你要問？

好奇。

幾乎所有來「金馬車」的客人都是這樣問我們，你也不例外。

我說過，純粹爲了好奇。

其實我也可以隨便捏造，說我的父母親年老病了，妹妹又在讀書，我必須賺錢維持一個家庭，或者說我虛榮心重，只有當酒女才能滿足我的慾望。杜先生，林先生，我這樣說，你們怎知道我說的是真是假？

蘇小姐的意思是？林一臉費解。

你們高高興興地來喝酒尋樂，我陪你們喝酒，陪你們笑，讓你們獲得快樂。我知道你姓林，他姓杜，你們也知道我叫蘇妮，日後若有緣再碰面，彼此能點頭打招呼我就很感激了。

妳很坦白。

我喜歡坦白。她說：對不起，我該轉臺了。

這個女孩子與衆不同。林說。

談吐不俗，氣質也不錯。我說。

難怪連日本觀光客都喜歡來這兒。林似有所悟。

真想不透，這樣不凡的女孩子怎麼會來當酒女，我爲她惋惜。

當然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林說：可也真少見，酒家裏竟有這樣脫俗的女孩子。

怎麼，你動心啦？我笑林。

就算是吧。林笑說：待會兒你代我問問她看看，願不願意跟我住夜。

沒問題，包在我身上。我拍拍胸脯。

杜先生，什麼包在你身上？蘇妮突然進來，掀了掀眉捷說。

還不是說妳。

我？——我才不信！

我於是附在蘇妮的耳際告訴她林的希望。

對不起，杜先生。她沈思半晌後說：我從來只陪酒不賣身的。

真的？我半信半疑。據我所知，當酒女主要的收入是靠客人施賜的小費，可是一天裏小費的收入畢竟是有限；紅酒女坐檯子

多，收入較可觀，然而名頭不够響亮的，就得盡量找外快，譬如與客人在客棧開房間休息或度夜，甚至乾脆找個有錢的客人同居。

杜先生若不信，可以隨便找個「金馬車」裏的小姐問問。蘇妮依然很友善的說。

沒例外？林也聽到蘇妮的話了，隨即顯得有點失望的說。

蘇妮笑笑，舉起酒杯朝林嫵媚的搖搖頭，說：
林先生，我特別敬你一杯，謝謝你看得起我，我們做個朋友不是很好嗎？來，乾了。
來，就做個朋友吧。林趕快端起酒杯一口乾盡；卻掩飾不了他臉上尷尬的表情。
我乘著到盥洗室之便，特地求證於另一位叫珊珊的酒水有關蘇妮的事。她說：
蘇妮嘛，她很奇怪，兩年來一直堅持只陪客人喝酒，絕不陪客人休息或住夜。我們老闆氣得要死，可是又不敢趕她走，她呀，是我們裏邊最紅的哩！
是不是她已經有對象了，在外邊和人同居？
沒有咧，她一直都和我們住在宿舍裏。
求證之後，我心頭澎湃著一股難以述說的感動。

這天

喂，杜先生嗎？我是蘇妮。
蘇妮！哦——有什麼事嗎？實在想不到自「金馬車」回來的一個半月後，她會給我電話。
沒有事就不能找妳？
那裏，妳打電話來真使我感到太意外了。
我現在在公路局車站，想去大坑看一個朋友，可是車子四十分鐘才有一班，你能不能用摩托車帶我去？
當然可以。妳稍等，五分鐘後去接妳。
不會不方便吧？車子發動後她問。
沒關係，我早上沒事。
你那位朋友林先生呢？
三天前回日本去了。
喔，那天晚上他不是生我的氣了。
沒有哇，他反而很稱讚妳呢。
真的？
沒騙妳的理由。
到了大坑，朋友不在。她提議去看早場的「愛的故事」。
你看過這本小說嗎？她問我。
沒有，不過我看過很多評論這本書的文章。
你有什麼意見？

等我看過電影後再告訴你。

十二點三十分。電影散場，我們到「藍星」吃烤肉。

你已經看過「愛的故事」，現在，說說你對它的看法好嗎？

我覺得男女主角說話時，總是說些很憐的字，尤其是對男主角罵他父親「王八蛋」感到不以為然。

我也有同感。她說：還有男女同學同住，甚至同床而眠，未免太放蕩了。

也許作者刻意拿這些來表現「現代」吧。

據報載，西格爾是位嬉皮型的教授，在耶魯大學不受學生和同事們的歡迎。

美國最有名的專欄作家海瑞氏說：西格爾像個最下流的叫販，只懂得賣弄風騷，連那些未成名的三流女明星都不如。

這是指他的為人吧。蘇妮說：這個我們不管，我想說的是，他筆下的男女主角那種堅持愛是不後悔的意志太使人感動了。

我覺得女主角得了絕症後，那種坦然面對死亡的勇氣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

不過結束得太慘一點。她嘆喟著。

女主角若不死，這故事就一點也不動人了。總而言之，我說：片商的宣傳未免言過其實。

你愛過女孩子，像那種愛得瘋癲狂狂的嗎？她忽然問我。

曾經愛過。

現在呢？

妳是問那個女孩子現在怎樣呢，或是現在的我又怎樣？

都有。

她已經嫁人。我說：至於我，一次失敗的經驗使我不敢輕易再嘗試。我一向不願意緬懷過去，我認為過去已成明日黃花，過去已死，且墓木已拱。

其實，愛與被愛是可遇不可求的。唉！工業社會的現代，環境際遇都能改變愛的本質。她感慨的說。

妳呢，該有一段風光的往事吧。

我！哈，像我們在風塵裏打滾的女人，哪有機會誠心誠意去愛一個人？人家愛妳，往往都另有企圖，你若稍不注意就會失足。

到時候可是不容易自拔呢。

沒有過男朋友？

當然有，但可不是當他離開你就讓你心疼心碎的那種。

爸爸媽媽？

死了。她說：都已十幾年了。

那麼兄弟姊妹呢？

你在身家調查？

不，關心妳。
沒有企圖吧。她笑笑說。
不敢。我一本正經的說。
別生氣，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我知道。
到這裏打住。她說：我走了，謝謝你的招待。
過幾天有空再去看看妳。我向她揮揮手。
我不希望你去那種地方。她邊揚手邊說：我會來找你的。

昨天

所有昨天的日子，皆屬於蘇妮和我。
我們歡笑。我們歌唱。昨天，在彼此無有需索的愛中層疊。
認識你，而且繼續和你來往，有時候真出乎意料之外。蘇妮說。
這是很自然的事嘛。我說。
你是君子。她說，面帶欣慰。
妳是指我們宿在澄清湖那三個晚上？
嗯，我很佩服你。
我是欲擒故縱呀。
你不是的，我知道。
坦白告訴你，那時我曾經有過想跟你做愛的念頭，但想遠一點，假若妳真有緣，那麼來日方長，何必急於一時。
不怕你笑話，那幾天晚上我也需要過；可是我又怕，我們一旦有過那種關係後，日子就沒有那麼容易過了，而且思想也不可
能像往日一樣單純。
我希望我們之間的感情，如西格爾筆下的「愛的故事」中的那種。我說。
應該補上一句，不是那種可以隨時在床上做愛的那種。她說。
除了這，最重要的是，妳也沒得絕症。
假使我不幸得到絕症，你傷不傷心？
別人得了惡疾我都會傷心，何況是妳。
那麼我臨死的時候，妳會不會當我面掉眼淚？
也許會，也可能不會。

換上我，我會的。她鄭重的說。

我們不談這些不吉利的問題吧。我建議：我們去看詹姆斯狄恩演的「天倫夢覺」。

我原來也打算約你看下午第一場的，誰知，我們一聊就聊個沒完。她說：我好喜歡他喲，你呢？
一位天才演員，沒有人不喜歡他吧。

聽說他撞車死後，全世界有無數的女人爲他殉情，真有這樣的事？
報紙上也都這樣報導。

我還看過他演的另一部「養子不教誰之過」，我覺得他一舉手、一投足，都顯出男人的灑脫和性格，尤其他臉上那副歇斯
底里似的表情，特別有一種誘惑女人的魅力。

我想了又想，一直想不出一句較妥切的詞彙來形容他臉上那種難以描繪的表情，還有他那入神的演技，妳卻以「歇斯底里」
四個字完美地把它概括了。

屬於昨天的日子，我們好瘋狂。

我們會因錯過「鴛鴦情天」在臺中的放映期，特地騎摩托車冒雨趕到一百六十公里外的臺南看它。甚至確實等不及姜大衛演
的「報仇」得挨次序由臺北放映下片後才輪到臺中，而搭車到臺北先睹爲快。

我倆在揮霍青春。蘇妮因此說。

爲什麼不說我倆善於把握時間？我說。

我常常想，四十年後我們將變成什麼樣子？

誰知道？四十年後是一段漫長的歲月，那時，也許我們都已滿頭白髮；說不定也都已不在人世。

四十年後，我們可能都已住上月球。

如有機會，有生之年，我倒希望能上月球觀光。

我有天夢見飛上月球，月球人像狗一樣四腳着地走路。他們發現我這個陌生的動物時直呼我是猴子。我辯白說是來自地球的
人類；他們卻說他們才是人類，我是冒充的，在月球，我就是他們眼中的猴子。醒來後，我一時分辨不出我到底是人類或是猴
子。

也許我們真是猴子，另外還有某種形狀的動物才是人類。

我倒寧願我們真是猴子；無拘無束，可以笑遊山林。

惜乎我們不是猴子，是人，是離不開塵世煙火，以及惱慮世俗瑣事的人。我說。

蘇妮緊蹙著眉頭，似乎被我的說話引出一些愁緒。

今天

夜晚六時。我陪蘇妮到林內科驗血。結果，明天才能確定。
六時五十分。我又陪蘇妮到臺中臨床化驗所驗血。結果，明天才能確定。
七時三十五分。我再陪蘇妮到邱綜合醫院驗血，結果明天才能確定。
盼望有個奇蹟出現。我說。

別奢望，我看得很開。蘇妮說。可是她的眼角晶閃著淚光。

你不後悔我們這樣相愛？回到我的住處，我們默默相擁著，久久她激動的說：今晚，我打算什麼都獻給你。

別激動，蘇妮。我說：我不能乘人之危，何況我們都堅持要愛的清白。

你真不後悔？

妳信不過我？

明天

林內科檢驗結果：白血球過多。

臺中臨床化驗所檢驗結果：白血球過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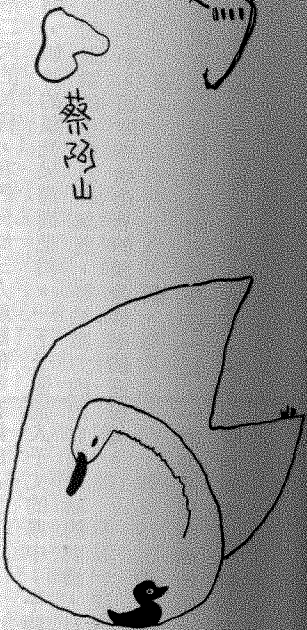
邱綜合醫院檢驗結果：白血球過多。

終章

我懷著無限的志志和僅有絲毫的冀盼分別向兩家診所和一家化驗所索取化驗結果後回到我的住處，蘇妮已不告而別，至今已
有三年又四個月。

我雖無法否定蘇妮的血液經過科學儀器精確的檢驗後所顯示的結果，但三年多來，我一直盼望著她能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媽媽



今夜又夢到媽媽，瘦瘦高高的，臉上總是顯露著暗淡和憔悴。我不知為何有些人要受苦，甚至從生下
來就如此。因此我常常感到人類的悲哀，這股情感有時來的洶湧而震撼著我。當然我是無法明瞭的，就像
媽媽為何會有這樣的下場一樣，只是令我迷惑和悲傷。今夜的夢裏，媽媽又叫我坐在她的身旁，她總是這
樣的對我說現在家裏的處境，並且和我討論一些事情。哥哥在遠地就學不能常常回來，因此家裏的一些瑣
事媽媽就來和我商量。今夜的媽比以前更瘦弱、更憔悴，從幼年環境中即深受薰染的晦黯個性，一下子就
爬滿我的心苔。而媽仍喋喋不休的對我說家裏的處境，好像要訴盡這一切苦難的事跡。

妹妹出生的那一年，我已經是三歲。而不幸的事也就在這時發生，爸爸害病死了。生活的負荷重重地
落在媽的肩上，那麼冷酷、那麼絕情。而媽也不諛地不發一言，緊閉著嘴和生命搏鬥。鎮上的阿源伯是當
地的富人，雖然已有三個太太却還央人向媽媽求親。當然，我的年齡使我不知改嫁的情形和意義，只是直
覺地不高興與一些陌生的人住在一起，尤其是媽媽要和別人住在一起。媽媽很委婉的對來人說：「我不能
對不起死去的人，也不能讓三個孩子寄人簷下。」寄人簷下的日子是苦的，而沒寄人簷下的日子也是難受
的。面對現實的生活負擔，媽付出了整個生命的精力。雖然爸爸的遺產可分到些，而大家庭的紛雜使伯母
和嬌嬌故意的刁難和扣留財權。媽媽雖據理上爭却苦無有力人士的支持，因此也就拖延下去一直沒有結果
。生活是苦澀的，哥哥和我相繼入學。媽媽盡量的使我和哥哥穿的體面些，可是一個女人的努力並不能
改變多少，我們仍赤著腳上學。同學中有譏笑的，也有同情的，但艱苦的環境使我們體會生活的不易，
譏嘲是不會被我們放在心上的。只有一次同學中有人要和我打架，我的身體既瘦且小，但激憤的心却鼓起
我的鬪志。我被捶打了二下就摔倒地上，哥哥從另一端的教室跑過來，狠狠的將那人打了幾拳就扶起我走

回教室。我一面走一面用手擦眼眶的淚水
，在幼小的心靈上飛掠過一條殘影，雖然
感謝哥哥的兄情，卻又初嘗到安全感的虛
落。放學時哥哥和我總是在煤礦場的道上
拾些煤屑回去，有時放假日媽媽也帶我們
到山上採野生竹筍。沒有爸爸的日子是多
麼艱澀哪！生活的壓迫一遍又一遍的往我
心坎上堆積不幸和暗晦。但媽媽的嚴厲管
教和她表現的堅毅，使我沒法也不敢去做
越軌的事。媽媽使我產生一股定力，能努
力地不失去軌跡。而時光也一點一滴的在
刻畫辛勞的臉譜，媽的樣子與實際年齡差
了很多，有人還說媽是我的祖母。當然這段
時光的折磨人，就像巨石似的是毫不費力
的可以把人整倒。哥哥入大學就讀醫科，
過了兩年我也進入大學，只是哥哥比我離
家更遠。而這筆費用就像要榨盡精血似的
從媽殘餘精力慢慢滴出，雖然妹妹犧牲升
學的機會幫媽維持家計，却仍是入不敷出
，家境更陷低潮。有一次我和哥哥都決定
不再讀下去，我們有什麼權力要母親為我
們這樣受苦呢？決定休學的信一寄回家，
媽和妹妹就遠巴巴的趕來我的住處；又責
罵、又痛哭、又有鼓勵。一陣的啞然，心
靈那股晦澀、暗淡的濕苔一下子又長了幾